淡江時報 第 552 期

**第十七屆「淡江菁英」金鷹獎得主專訪**

**專題報導**

【記者洪慈勵專訪】急診室裡白衣綠袍人來人往，擁擠的走道還有擔架來回穿梭搬運，掛號台前，不協調的粉紅色椅子上，我依循電話裡楊正民給的提示「一襲黑色西裝與滿頭的白髮」，輕易的在人群裡找到他，專注的正看著書，絲毫沒發覺我已經走近身旁。

　採訪過多次金鷹獎得主，一概以為相約地點，會是在一家高級有氣氛的餐廳裡碰面，我與楊正民初次相遇，卻是相約在台北長庚醫院的急診室，是他所選擇的熟悉地方；以為金鷹獎得主，應該是一貫的意氣風發，但七十五歲的楊正民，一頭銀絲白髮，削瘦的雙頰，就像瘦弱的骨架上，罩了一件大上十號的外衣，卻還努力散發著堅強的精神。

　從林口長庚坐著車到台北來與我赴約，長庚醫院猶如是他熟稔的家，進出時警衛還會親切的與他打聲招呼。見到我的一臉納悶，他停了一會兒，緩緩說：「我的妻子在長庚住院，已經十五年了。」緩慢的口氣，混雜著濃厚山東口音，一時之間更叫人摸不著頭緒。說完，便沒有再提，這疑惑所停頓的時間，就彷彿長達十五年之久。

　在長庚大樓的貴賓室裡，侍者送上最有名的王品台塑牛排，我再度好奇提起：「師母怎會在醫院裡住了這樣久？」楊正民手中的刀正往盤中牛排劃下，七分不夠熟的肉上，血微微正好從肉裡滲出來，停住了動作，抹一抹嘴，才開始淡淡地說道：「那年，我們自巴西回到台灣來不到幾天，因為體檢上出了意外，使她變成植物人，我的兒女都是醫生，也無法救治，十五年了珥珥。」

　楊正民平靜的說完這段話時，我以為他會再度傷心老淚縱橫，但，除了臉上皺紋更加深了些，並沒有太多情緒起伏，也許再多心痠的淚水，早就在這些年流完了，剩下的也只有唏噓；即使知道眼前摯愛的人不可能醒來，他卻願意如同王子等待睡美人醒時的心情，長年守候。

　1965楊正民自淡江數學系畢業，剛好是大陸發生文革前一年，由於不放心母親一個人在大陸生活，決心接眷一家六口移民巴西，當時身上只剩三百元美金，沿途顛沛流離，在船上連續暈船六十多天，好不容易才抵達巴西。

　之後便在「巴拉伊拉大學研究院」攻讀「生物電子學」，1967年再度赴美，進入維斯康辛大學研究院，從事「生物、電子工程學」研究。先後在波士頓哈佛大學與紐約洛克非勒大學任教，又回巴西於「國立巴西利亞大學」教授近三十年，而後再度回台，擔任長庚大學講座顧問教授，直至兩年前退休。

　在妻子尚未發生意外前，楊正民的家庭是最令人稱羨，他曾當選巴西利亞大學二十八次模範教授，四個兒女共獲得哈佛、威斯康辛、約翰霍普金斯、洛克非勒大學醫學博士、四個哲學博士，和一個超博士學位，再加上兩位女婿，他們一家共有十二個博士學位，為此，曾有記者幫他寫過一本「一打博士在我家」之書，更重要的，他還有一個彼此深愛的妻子，他們打算將此終老，幸福共度一生。

　也許是家庭太過於幸福與美滿，遭到上天的妒忌，就如三白與芸娘悲涼的喟嘆：「如此小經營，亦干造物者之忌乎。」再回首一切，終究是「高閣客竟去，小園花亂飛，芳心向春盡，所得是沾衣」的悲傷無奈。

　談起淡江，楊正民沒有太多的印象，模模糊糊還記得曾在一座很像「廟」的教室裡上課，為了貼補家用，下了課他常常都得趕往台北從事翻譯工作等，沒有參與太多社團活動；也許這些年來，悲傷的事漸漸消磨了過往年輕時的美好記憶，剩下僅存的，也就更加殘缺片段了。

　我試著提到像是獲得金鷹獎這類比較歡愉的事情，只見楊正民翻開送給我著作的其中一頁，裡頭記滿了當年他曾經當選兩岸「海外華人名人」、榮獲中華民國總統「榮譽獎狀」、中央軍事院校的「傑出校友」、美國傳記學院的「國際精英」、榮獲英國「康橋傳記中心」二十世紀成就獎等種種事蹟，然後側著頭，沒帶著任何表情，不假思索的回答我：「我很感到意外，實在不知道為什麼我會得獎？」

　這讓我想起，在他所寫「大地女兒」的這本書裡，有一段提到：「今後我的努力再也無人欣賞，無人分享了啊！珥珥生與死、成與敗，對我，都不再具有任何意義。一切成空，一切成空了啊！」短短的幾行文字，也許全數透露出此時此刻楊正民獲獎心情，我已無需再追問。

　指著一張張書中照片，細數過往曾經的回憶，不論是否依舊傷悲，楊正民總不忘補上一句：「人生真的是很美好。」也許這些年來，他就是努力用這句話，來說服自己要堅強走下去。講到自己對於小孩的教育，提及十二個寶貝孫的點點滴滴，偶爾我還可以聽見他「哈哈」開朗的笑聲；但對於妻子的照片畫面，他總是輕輕的帶過，甚至不願說，只由我問，他點頭答。

　送行前，他語重心長不停叮嚀我：「你知道什麼是最重要的嗎？是健康。」接著告訴我他每天習慣運動，有空時間就看書，再來便是書寫，從不浪費光陰，好幾本書都即將出版發行。說著說著，話題又繞回了「運動與健康」，也許，對楊正民來說，努力保有一個健康的身體，可以在妻子身邊多點守候的日子，或許這才是他目前最大的心願。

　後記：訪談結束時，楊正民希望我的報導裡，不要提起關於他妻子的事情，下筆前我反覆思量，擔心我的無心，會在他不易復合的傷口上，殘忍的再劃下一刀，於是努力斟酌。但這份榮譽，我想此時此刻，如果夫人有知，必然會和過往一樣，與楊正民共同分享這份喜悅與榮耀。

